

名家散文

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

Mingjia Sanwen
Zixuanji

自选集

安塞腰鼓

刘成章 / 著

华语文学
100年全景
回望与梳理

收录 刘成章散文

《老虎鞋》《高跟鞋，响过绥德街头》《关中味》
《安塞腰鼓》《扛椽树》《这壁冬》《天天看日落》
《我的杨家岭》等
重要篇章。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安塞腰鼓

刘成章 / 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塞腰鼓 / 刘成章著. —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. 12

(名家散文自选集)

ISBN 978-7-5139-1816-9

I. ①安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3206 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

安塞腰鼓

ANSAI YAOGU

出 版 人 许久文
总 策 划 李继勇
著 者 刘成章
责任编辑 刘树民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
邮 编 100142
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开 本 787mm × 960mm 1/16
印 张 24 印张
字 数 22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1816-9
定 价 39.8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安塞腰鼓

目录

- 老虎鞋 / 1
扛椽树 / 5
这边风景 / 10
浅 春 / 17
高跟鞋，响过绥德街头 / 19
奇崛的一群 / 26
转九曲 / 33
关中味 / 42
西寨村的鸟儿 / 45
延安牡丹 / 50
安塞腰鼓 / 58
在古老的土地上 / 61
山 崩 / 70
老黄风记 / 73
穷山饿石间 / 78
锅 盔 / 82
黑宝璀璨 / 85
火葫芦 / 96
那夜的黑 / 100

小洋槐 / 105
化蝶 / 107
草色遍野 / 117
布达佩斯夜景 / 126
看麦熟 / 130
定边 / 138
走进纽约 / 145
问候 / 155
压轿 / 158
夏夜精灵 / 164
羊肚子手巾 / 168
七月的雷雨 / 175
白天鹅洗翅 / 179
中国屋 / 184
黑豆打架 / 190
一场龙卷风 / 194
域外迎春 / 199
天天看日落 / 204
水墨故土欲成诗 / 214
走在林中 / 219
河 / 223
雪中婚宴 / 227
温莎之秋 / 231
这就是生命 / 235
家山迷茫 / 238
这壁冬 / 250
大雨落在硅谷 / 264
跑藤 / 275
威严火山 / 280

种 枣 / 290
三角梅 / 297
华阴老腔 / 300
石崖上的枣树 / 306
踏海行 / 310
看看那云彩吧，看看 / 319
红着喊着千百树 / 329
雪 熊 / 334
云彩的诞生 / 339
信天游 / 343
牛 群 / 355
鞋 垫 / 359
闪电辞 / 363
送别爱妻小苓子 / 364
天碑为她而生 / 367
我的杨家岭 / 370

老虎鞋

望不尽似水流年，现在，我已经四十多岁了。

但是，我的如同树皮一样粗糙的额头里边，常常闪现着我的一双花蕾般的小脚片子，和那小脚片子上穿的一双老虎鞋。

一切，都是母亲讲给我的。

那是一九三七年春天，像故乡延安的天空掉下一滴普通的雨星，像那山山洼洼冒出一棵寻常的草芽，鸡不叫，狗不咬，我，降生了。我的曾祖父是个泥水匠，祖父是个钉鞋匠，二叔为别人磨面；父亲在当时倒算是有点光亮的人物，当个小学校长，很早就暗地参加了革命，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穷书生、普通的党的支部书记而已。我，就是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。我躺在铺着破沙毡的炕上，像一颗刚从泥土里刨出来的洋芋蛋蛋。

转眼满了三十天。家虽穷，按照当时的风俗，“满月”却是要过的。爸爸的工作忙，但在爷爷的催促下，还是请了一天假。在师范上学的三叔也回来了。年仅二十岁的妈妈满怀喜

悦，把我抱在怀里，拍着我的光屁股，一阵儿喂奶，一阵儿换尿布。亲不够，疼不够，爱不够。她特意用红纸为我扎了个大红火蛋儿，踮起脚跟，高挂在我仰面望着的上方。这是我眼中的第一颗太阳，妈妈捧给我的太阳。

一家人欢天喜地，锅瓢碰得叮当响，又炖羊肉又炸糕。从我家烟囱冒出去的淡蓝色的青烟，也带着缕缕香气。阵阵笑声浸泡在明丽的阳光里边。外婆、外公，亲戚四邻，该请的都请了，该来的都来了。他们给我送来不少礼物：小锁锁，小镏镏，槟榔锤锤，花帽帽……他们争着把我从妈妈的奶头上扶过去，搂在怀里，举在面前，嘬着舌儿，说着话儿，逗我玩。

虽然在此刻，在我家这个小天地里，我简直成了一颗小星星；但是放在延安城，放在整个陕北高原，我倒算个什么！我家虽然热闹，算起来，并没有多少人晓得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一刻，一位妇女，一位一年多前刚刚给毛主席做过鞋的妇女，风尘仆仆，走进门来，又把她亲手做下的一双老虎鞋，给我穿在小脚片儿上。她还送给我一身红花绿叶的小衣衫。

她是谁呢？

你想想那首有名的“东也山，西也山”的陕北民歌吧！你想想那个被无数老革命都尊称为大嫂的人吧！

她，不是别人，而是刘志丹同志的夫人——同桂荣同志。

我父亲曾在永宁山、在志丹伯伯手下工作过，和志丹伯伯、和她，有着亲密的友谊。我家的热炕头上，曾经多次回荡过志丹伯伯的笑语。我过满月的当儿，志丹伯伯牺牲不久，同妈妈忍着巨大的悲痛，伴着窗前黯淡的麻油灯，一针针，一线线，为我赶做了满月礼物。她本来有眼病，此刻，一双眼睛熬得布满了血丝，红红的。她抱起我，亲我的小脸蛋，任我把尿水撒在她的衣襟上，给我穿上老虎鞋。这金线银线绣成的老虎鞋，这照亮我幼小生命的老虎鞋！

老虎鞋是一派保安民间风格，像窗花一样的风格，朴实、粗犷、传神。大红为主，配以金黄，间杂黑、白、紫，色彩热烈鲜明。鞋上带着同妈妈的手温，带着革命母亲对下一代的希冀。

这老虎鞋穿在我的脚上，一屋婆姨女子全都围拢过来，这个摸摸，那个看看，全都惊羡不已。连正炸糕的姑父也挤进了人群。奶奶急了，忙喊：“看你那油爪子！”姑父知道奶奶的脾性，不敢执拗，端来瓦盆忙洗手，洗了一遍又一遍，这样，才争得了摸一摸的权利。他的憨厚神态，逗得大伙儿都笑了。我的穷家破舍，因为这双老虎鞋，平添了无限喜气。

这老虎鞋穿在我的脚上，一身乳气的我，似乎也感到了，看见了，懂得了，滴溜溜地转着笑亮的小眼珠，唧唧呀呀地说着什么，扑扑腾腾地蹬达着胖腿小胳膊，向妈妈，向爸爸，向

普天下，宣告着我的骄傲和幸福。因为这双老虎鞋，我一辈子都感到很满足了。

这老虎鞋穿在我的脚上，虎耳高竖，虎须颤动，虎牙闪光，挟带着永宁山的雄风，播扬着永宁山的正气，仿佛只要长啸一声，就能掀起人们的衣襟。我这块只会哭叫的嫩肉疙瘩儿，仿佛立时长大了，威武了；我的一双嫩得像小萝卜一般的小脚片儿，仿佛立时变得能踢能咬了。

这双鞋，饱含着多少深情，给了我多么厚重的祝福啊！

这一刻，我想，不管人们留意没有，延河一定是在歌唱，百鸟一定是在欢舞；历史，应该记下这一笔。自然，这绝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一位不平凡的妇女，因为同妈妈。

我自愧没出息，这辈子没有为人民做出多少贡献，无颜去拜见同妈妈。但我对志丹伯伯和同妈妈的心意，却是深挚的。我曾经以自己笨拙的笔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写了几首歌颂志丹伯伯的诗，就是为了表达这种心意。

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写出来，还有一点想法，是为了自勉。我应该时时记起，我的一双脚，是穿过同妈妈亲手做下的老虎鞋的。那是我此生穿的第一双鞋，山高水长的老虎鞋。我应该在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，刷新自己的精神，增添一些勇于革新、勇于进取的虎虎生气。

扛橡树

这柳，这陕北的柳，这迎着漠风的柳，这晕染出一片苍凉的柳，千万年来，是在等谁呢？谁能描绘出它的满身奇崛？

……滔滔的河。滔滔的神话和历史。滔滔的云中飘带和地上脚步。自周至春秋，花开花落五百年，斗转星移五个世纪，五百年五个世纪十几万个晴晴阴阴地日子，纷来沓至，应接不暇，等来了古神州的第一批诗人。诗人们如鸟如蝉如蛙，吟诵之声不绝啊不绝。吟出了“风”，吟出了“雅”，吟出了“颂”，吟出了一部《诗经》。吟出了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的绝妙佳句。不过，此句绝妙是绝妙了——引得后辈子孙竞相模仿，竞相依依——但，它却与这柳无干。风马牛不相及。南辕北辙。依依者在水一方，若窈窕淑女，不在陕北。陕北是满眼的于山疙瘩。依依者不是这柳。也难怪，这柳只生长在遥远的绝域，诗人们何得一见？

及唐，诗界的天空今非昔比，星汉灿烂。一颗星终于飘然而至，照亮了陕北。那是王维。王维走马沙原，沙原边，屹立

着一铺滩滩的杨柳树，因而，他一定看见它了。王维诗兴大发，脑海中如有巨鲸游动，咕嘟嘟冒出两个字：直，圆。柳啊柳啊，你这下总算等来了——人们说——凭着这直这圆，凭着这两种飞动的线条，天底下的什么物象不可描绘出来？但可惜，王维并没有让这线条继续飞动，而是让它蓦地凝固了，凝固为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。这能怨王维吗？王维只在陕北呆了极为短暂的日子，他的诗思怎么会不首先激荡于阔大的风光？怎么能要求诗人把所到之处的一切都付诸笔墨呢？

一次又一次地被冷落，尽管是可以理解的，但碰到谁的头上，都无疑是重大的打击，都会有情绪上的波动。这柳，我心想它一定是一副失望的颓唐的样子了。熟料，它心静如月，仿佛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。翻开大地的档案，更知它千万年来，一直静静地观望，不曾激动过一次。

然而，当我的身影出现在柳的眼帘中的时候，柳不平静了，柳借漠风狂舞，首如飞蓬。而我，也恍若又见故人，顿生亲切感，真想喊着叫着猛扑过去。我感到了心和心的相撞，但我茫然不知何以如此。突然间，一个声音响在耳畔，唤我的乳名。我望柳，柳无言。望柳的枝头，一只红嘴鸦在叫：“章娃！章娃！”枝头上还有些鸟雀，它们叽叽喳喳，隐约在说：

“等的是你！等的是你！”我欲问红嘴鸦，欲问鸟雀：“谁在等我？谁？”但不待我开口，它们已四散飞去，而就在这时

候，阳光下，柳的影子已拥抱着我，如亲人温热的襟怀。原来，柳是在等我。哦，柳！陕北的柳！朴拙如庄户人的柳！令人兴奋令人落泪的柳！几千年了，不等吟出《诗经》的诗人，不等王维，就等我！我诚惶诚恐：“我有什么能耐？为什么等我？”柳仍无言，柳让山上的放羊娃传达出它的心声，歌曰：

“陕北生来陕北长，因为你魂牵这地方。南瓜蔓子白菜根，不等你的才华单等你的心。”我怎么能不被深深感动呢？我该怎么抒抒情怀？我虽然也写过诗，却事实证明并没有写诗的灵气，我只有求助于李白了：太平洋水深万丈，不及此柳等我情！况且，我本来对它也怀着难分难解的情结。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。

描绘它，没借鉴可寻。不论是关于柳的任何文字，都与它挂不上边。所以，什么蛾眉呀发丝呀的种种女儿气，应该首先在天地间扫荡净尽。不能有西施的影子。不能有林黛玉的影子。不能有刘三姐的影子。甚至京华柳的那种绿，江南柳的那种绿，灞柳中原柳的那种绿，在这里也可以剔除开去——只用黑。黑还要浓黑。于是，我把我周身的血液变成浓浓的墨汁，满腔满腔地往出泼。泼一柱疙疙瘩瘩的铁的桩子，泼一片铁的定格了的爆炸，泼一股爆炸了的力的冲击。或者，泼成曾经跃起在这儿的英雄：泼成蒙恬，泼成赫连勃勃，泼成李自成，泼成刘志丹和谢子长。也可以泼成这儿的无数死了的或者活着

的普通刚强汉子。我还想把它泼成鲁迅。鲁迅虽是南方人，但他的骨头却像这柳。我要泼出的是鲁迅的黑白木刻般的雄姿。——这就是这柳。

倘问：这柳没有枝条吗？有。但它的枝条不是垂下来的，而是横在天空中的，像爆炸射出的众多而凌厉的轨迹，像英雄举起的密密麻麻的刀枪。它的枝条是陶渊明的腰，五斗米也压不弯它。它的枝条是鲁迅的笔，其笔如椽，挥尽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辉煌。

说到椽，这柳的枝条，确实是做椽用的。人们砍了它用来盖房子。一棵树可以砍六七十根。但砍了它，用不了几年工夫，又一层新的椽子又蓬蓬勃勃地生成了。生了砍，砍了生，往复无穷。往复无穷的是瘠薄的土地上的悲壮的奉献。它常常悲壮的像断肢折臂的战士。但即使年迈了，衰老了，它的躯体变得干瘪而空洞，甚而至于剥落成扭曲的片状，仍不忘耗尽最后一丝骨血，奉献于世界。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献累加起来，每棵树都应该是一片森林。——这就是这柳。

我的描绘如果就此结束，我知道，还是对不住它的。我还应该用我满腔的浓浓的墨汁，泼出它的名字。有人把它叫做塞上柳，有人把它叫做蓬头柳，我还曾见过一个人，把它叫做扛椽树。我特别喜欢最末这个名字，因为它摒弃了柔弱的柳字，更因为它以浓郁的泥土气息，道出了它的根本特质。那么。就

让我在浓浓的墨汁中饱和上深厚的感情，像豪雨一样，痛畅地泼下它吧——扛橡树！泼下它的时候，应该再次泼下它的奇崛形象，那形象仿佛是黑桩子，黑碑石，黑煤垛，黑旋风，黑白故事片中的黑脸黑衣传奇英雄，黑得使人过目难忘。这还不够，还应该泼出它黑色躯体中的代代相袭的遗传基因，以及由于这基因才一辈辈地、一年年地、永不歇息地扛着橡，扛着橡站起啊站起，献给父老兄弟姐妹，修筑广厦千万间。还应该泼出它的声音。那是负重的声音，那是拚挣的声音。那是乐此不疲、坚韧不拔、不屈不挠、从来不说一个不字的声音。那是粗重的从胸膛发出来的喘气的声音。那声音如一股一股的西北风，风撼北国大野，壮我中华万世之威！

这边风景

山，梁，峁，层层叠叠，千千万万，都是浑圆的形状，都是褐黄的颜色，都是一片空旷和静穆。但当春风吹绿第一条柳丝，抬头望去，山上，梁上，峁上，便都有了人类的影影绰绰的活动。阿拉伯数字的“1”是人，汉字的“一”是牛，“1”和“一”紧紧连接，成为L形符号，相扶相持，旋下一圈一圈的美丽的纹饰，愈旋愈高，直旋上蓝天。山如此，梁如此，峁如此，千山万梁亿峁都如此，千山万梁亿峁都成了具有古风古意的朴拙的工艺品了。这时候，“1”被蓝天衬着，“一”也被蓝天衬着，像写在蓝天上的神秘的算式，让人遐想。算什么呢？是算“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？但犁铧不回答，它只神秘地破着云彩。

陕北高原这样的情景，随着时序的更迭周而复始，与日月星争辉，与我们伟大民族的文明史等长，已经存在了五千年了。但翻开古典文学的书页，却没有一篇曾经给予描写。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作家们很少涉足这里。范仲淹倒是来过，

但他忙着指挥打仗；杜甫倒是也来过，但他是为了躲避安史之乱，以至于只能枕着一双随手脱下来的烂鞋，在路边睡个午觉，哪有心思去观察去欣赏呢？至于作家们为什么很少来，那原因是不言自明的：这儿太荒凉了，太贫瘠了。漫说古时候了，即使是现在，它的荒凉与贫瘠，也吓退了一批又一批的来人。

那陡斜成四十五度的山坡，要是平原上的人们来了，站都站不住。暴雨一下，土壤和肥料都被冲走了，每片土地都成了失血过多的病人。看起来田亩很多，但不打粮食；丰年还好说，遇上歉年，只能种八升打半斗。尽管如此，对于曾经养育了无数祖先和现在还养育着自己的这些山疙瘩，庄户人都倾注了无限的深情。“地种三年比娘亲。”他们说。他们欣喜地看见，就在黄漠漠的山洼里，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站着几只嘎嘎欢叫的雄野鸡。哦，那羽毛，那尾翎，大红中又缀着绿，缀着蓝，缀着黑，缀着白，缀着一切挑逗人们情绪的鲜艳色彩，灿烂得让人惊心。能生出如此美丽精灵的土地，难道是可以厌弃的吗？

牛在走，犁在行，人扶着犁，紧紧地操劳在后面。不断翻起来的像波浪一样的黄土是疏松的，绵软的，柔细的，人的赤脚片子踩在上面，像轻微的电流通在身上，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。比炕头上舒服多了。炕头上铺着什么？一张席，或者再